

集部

御製詩四集卷四十八

全韻詩下平聲十五首 戊戌四

順治甲申

世祖元年

命攝政王統師伐明叶 順治元年四月命攝政睿親王多爾袞代統大軍往定中原授奉命大將軍印錫以御用纛蓋一切便宜從事遂自盛京啓行向寧遠而進適於其時流賊入燕明帝殉國社稷已遷厥吳三桂致書軍門叶

乙師進討大軍遂前睿親王統兵行六日明平西伯吳三桂遣副將等出山海關致書於王以流寇攻破京城九廟灰燼明帝已殉社稷賊首僭稱尊號擄掠逞殘神人共憤乞師除暴翦惡三桂願率所部前驅睿親王得書即指山海關進發報三桂書越日三桂復致書於王請速鼙虎旅入關急擊逆賊京東西可傳檄而定也王得書即星夜前進遇賊將唐通於一片石邀擊之斬百餘人賊遁去我兵直薄山海關三桂率屬迎謁遂入關賊廿萬衆據山海關並山橫海勢頗盛焉王傳軍令勿得爭先鱗次布列固我中堅三桂漢兵白布識肩以為分別否恐同殲時賊首李自成率馬步二十餘萬衆自北山橫亘至海列陣以待睿親王集衆傳令曰爾等毋越伍躁進此兵不可輕擊破此則大業成矣因令我兵向海對賊陣

尾鱗次布列吳三桂兵分列右翼之末並諭三桂曰爾兵各以白布繫肩為號不然同係漢人以何為辨恐致誤殺大風忽作堀堁蔽天我軍呼譟風止戰酣叶大敗賊衆滅跡掃塵叶是日大風迅作塵沙蔽天咫尺莫辨及進兵令軍士呼譟者再風遂止各鬬陣奮擊大敗賊衆追殺至四十里賊首尾不相顧向燕京逋走因晉吳三桂爵為平西王以馬步兵一萬隸之隨攝政王直趨燕京追殺流賊即以捷書馳奏盛京遂至都城賊早西竄叶睿親王典諸將誓約並諭衆曰此次出師所以除暴救民滅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關西征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仍示官民以取殘不殺共享太平之意百姓聞之莫不大悅凡逃竄山谷者皆還鄉里薙髮歸附所過州縣官民並開城迎降我軍至燕京自成已焚宮殿西遁因令諸將隨三桂追賊尋勅之於陝西賊復

適入湖廣闖死山谷辟輦安衆守經達權文程贊襄嘉猷允賢五月睿親王至燕京故明文武官出迎五里外王進朝陽門老幼焚香跪迎衆以明鹵簿御輦陳皇城外啟王乘輦王固辭衆再三請王曰今來定天下不可不從衆意乃以王儀仗前列衆輦入武英殿故明衆官皆拜賀王下令諸將乘城止宿不許擅入民居萬戶安堵乃與大學士范文程等議政于是傳檄安撫畿輔郡縣令明衆官任事如故九月

駕至定鼎北京叶睿親王等定議都燕即具疏恭迎世祖于八月啟蹕九月駕至燕京定鼎躬祝郊壇告祭廟社御皇極門受朝為明雪恨撫有宇寰漢高明祖秦元之民叶李唐趙宋更不足云叶唐宋之得

天下皆有慚德即漢高明祖雖如逐鹿中原得之以高才捷足然劉乃泰之亭長朱亦元之編氓究為干犯名分若我朝興明本屬各國且祖宗以七大恨興師於義甚正而屢至燕京未即攻取蓋知其國政日非待時而動也及流寇入通明之社屋已墟三桂迎請王師為之驅勦賊衆雪恥復仇因而定鼎安民出諸水火統一海宇億兆歡迎從古得統之光明正大孰有比於本朝者哉奉

天宏運啟後承

前於億萬載

皇圖永綿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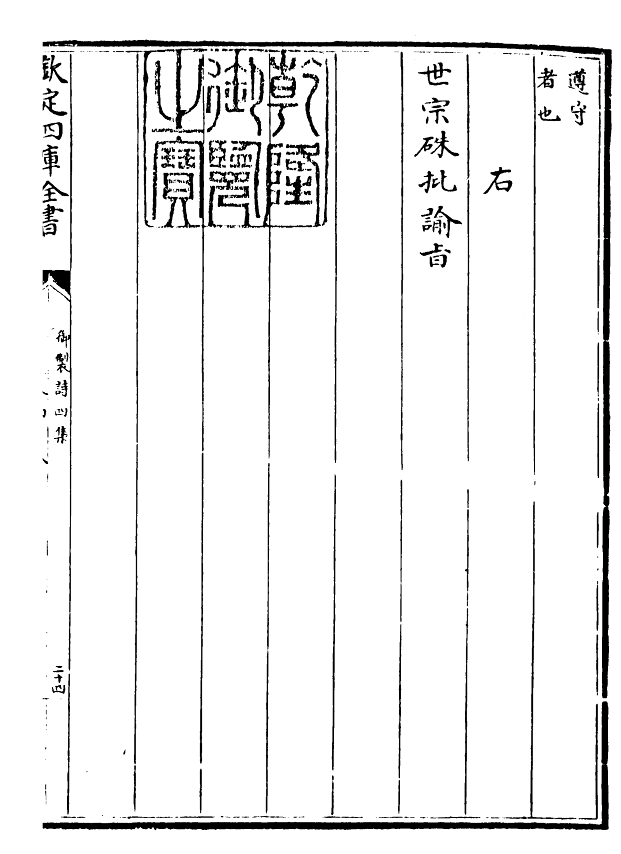
世祖定鼎燕京

長江塹不守南朝唐桂斯同昰昺聊明福王朱由崧為其諸臣擁立稱號江寧使稍能奮志有為未嘗不可同宋高宗之偏安南渡乃以昏闇不克自振惟晏樂是耽任用馬士英阮大鋮奸黨擅權足非顛倒而高傑一輩又復交訌於外勢益阽危雖史可法力矢孤忠誠如一木之難支傾厦惟時豫親王多鐸等統兵南下於順治二年五月連克淮揚渡江乘勝直抵江寧福王先期遁去明之公侯閣部文武臣僚二百餘衆馬步兵二十三萬八千有奇悉皆降順因以平定江南捷　聞六月豫親王乃分遣貝勒尼堪等追福王至蕪湖明靖國公黄得功戰歿其總兵田雄馬得功縛福王以獻明祚遂亡若明之唐王朱聿鍵桂王朱由榔雖僭竊尊稱而竄走靡寧旋就擒滅亦如宋末昰昺二帝之流離瘴海并不足稱餘閏矣　世

遵守者也

右

世宗硃批諭旨



御製詩四集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詩四集卷四十九至五十一

總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編修臣初彭齡覆校

御製詩四集卷四十九

全韻詩上去入聲七十六首古體詩一首戊戌五

三皇五帝其辨紛總序書始堯自我聖孔帝學心學牖世惛惛天道以成羲和分用叶地道以平四岳洛共叶不識不知擊壤歌動於變時雍奚資威董

右唐堯

居深山中荷天寵依石扆顏木擁腫聞善若決江河湧

沛然莫之能禦擁升開元德投艱重危微心傳開道統叶舉八元愷光堯踵左氏謂元愷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審如是堯何以為巍巍蕩蕩則天之大聖乎哉者當堯之時其賢尚未甚彰故舉亦因之而有待況舜之協帝皆出堯之所授則舜之所舉即堯之所舉耳邱明傳於紀事而昧於知理向因請季文子出莒僕篇曾為文以駁正之五刑七政脩以並叶南風解阜時幾奏九韶正律來儀鳳叶青宮重華顏斗拱向所居處即位後樓之曰重華宮高山仰止心翹竦

右虞舜

山川州澤各分九暨稷播種興耕耩弁冕端委臨諸侯

徵禹其魚劉子講貢金象物鑄以鼎惡旨疏狄絕諸杯

叶東序養老别尊卑下車泣罪息訟銽不於無間識本

源何異望海航斷港

右夏禹

神禹度土功呱呱泣弗子塗山明訓教化德敬承是伯

益既就國諸侯衆歸只利民大與深昌黎言實旨孟子

舉天與從而為辭耳每讀雜著篇惟覺理盈紙昌黎對禹問云堯舜之傳賢欲天下之得其所禹之傳子憂後世爭之之亂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利民也深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

諸子得大忠然後人受其亂與其傳不得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孟子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蓋求其說不得從而為之辭余嘗讀是篇評之云堯舜刱也禹因也使堯以前皆傳賢則堯授舜舜授禹何為創見而今美足知堯以前猶傳子而禹亦猶行古之道也且堯典放齊有子朱啟明之請益稷謨大禹有丹朱殄世之戒若非堯以前亦傳子斯曷以稱焉昌黎之說實能補孟子之所未言向選唐宋文醇曾附刻評語於後茲詠禹傳啟事因附及之

右夏啟

羿浞之禍夏中衰姒氏未亡所餘幾為仍牧正惎澆兇奔虞戒若蹈虎尾妻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衆一旅（叶）布德兆謀收夏臣誅澆及豷復禹跡（叶）共難不渝卒

成功賢臣靡者如仲虺中興實亞開剏艱應以少康為冠始溯其配天德在何不出敬勤心亹亹

右夏少康

桀以日亡湯則天與紂有自燔之嫌武無慚德之語是湯武之甲乙定於斯矣況乎一曾薦尹一未進呂（湯薦伊尹於桀有與其改過之心武王未進呂望於紂是本有伐殷之意）雖然以爭而得天下者實自茲始焉是湯之不幸也乃適逢其時之所處

右殷湯

兄終弟及始乎商太戊惟賢德允樹無逸作訓稱古帝
昔在殷王實首舉天命自度戒荒寧享國之年七十五
克修湯政慕遠方重譯而至羣心孚究其致盛所由來
嚴恭寅畏斯為主

右殷太戊

徙邢歷六代墊隘民居底弗可行政化遷都為民耳乃
胥動浮言安土致然矣盤庚著三篇實得誥諭體上示
乃在位中話民弗率叶下則既奠居叮嚀簡相爾然予

更有言害不視亶父叶避狄遷於岐民從者若市誰謂荼之苦其甘亦如薺是知得民心那費言佑啟

右殷盤庚

考圖相傳說設教契神解空前絕後為可一不可再叶令讀三篇言誠為百世楷至於伐鬼方注家無定在易既濟云高宗伐鬼方注疏皆不指為何地惟陸德明音義引蒼頡篇云鬼遠也考後漢書西羌傳謂武丁征西羌鬼方而引詩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為證馬端臨文獻通考駁之云按商頌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言荆楚背叛高宗能出兵伐之美其功也又曰惟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

莫敢不來王言成湯時遠夷西方氐羌之國皆來朝見汝居中國之南方乃背叛乎此責之之辭非謂高宗時氐羌也時高宗亦伐荊楚蔚宗不詳誤引此詩以附合耳又按竹書云周王季伐西落鬼戎後漢章帝紀有司述明帝功德又云克伐鬼方開道西域則鬼方宜是西羌也由今考之大抵不離乎西南夷羌番之屬

不出楚蜀黔夷羌苗之輩叶祠卜其雄雞銅珍其殼盤羌苗之地多產銅其最精者煎鍊而成質薄色赤俗稱為盤殼銅以形似也詎能禮義教惟恃干戈馘三年乃克之憊矣未克等叶五載定金川三年克之象曰憊也疏謂以衰憊之故三年乃克之此未達理勢語今王師平定金川正當國家全盛之時兵多餉足特以其地勢險阻五年乃得蕆功雖士卒不免勤勞然亦未嘗憊也掃穴犁庭罷此後諸

西羌安眠逭驚駭作詩非耀武今古迹殊蹤

右殷高宗

祖甲逃王位太伯同藥採田間用知依保惠庶民愛叶

興商類盤庚敬民祛好賄盤庚下篇云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傳云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為念祖甲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與盤庚之意相合史記及孔傳

訛傳失魯亥周公作無逸以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為迪哲其言信而可徵鄭康成云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也史記乃云祖甲淫亂殷復衰本無所據考無逸祖甲節下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又言殷三宗及文王迪哲則祖

甲實商之令辟豈得違經義而妄爲訾譏乎孔氏乃以祖甲爲太甲則其謬更不待言矣

右殷祖甲

古公云興當在昌小心翼翼昭事允至於爲政首恵鮮鰥寡孤獨懐先軫敬天仁民君道該三分服事德備盡究其所以云在何於穆不已天地凖

右周文王

聞誅一夫紂可以息口吻方諸服事殷自弗如文謹洪範彝倫叙丹書敬義歴叶因之作諸銘質語攄道藴劉

向傳(去聲)五行分配失飾粉蔡注祛穿鑿足破羣疑叅(叶)

箕子陳疇由五行以及五事推而至於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而皇極之建尤為一篇要旨蓋本天道以驗之君身惟當修而用之其理平正無奇所以為治天下之大法自劉向作五行傳分配類應各舉其事以實之後世宗其說專以之覘察禨祥幾入讖緯之學失洪範之本義矣惟蔡氏集注謂休咎之應乃自然之理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斯亦膠固而不通而不足語造化之妙其論甚醇可以破羣疑而訂經訓

夫惟一戎衣垂拱治猶歛乃有夷齊者避向首陽隱

右周武王

篤周祜密侵阮殷商旅倒戈返文武基成王振(叶)民于

近佞于遠冠去聲之頌雍辭展叶左右孰充弼衮前後孰
道承善叶作無逸周公進叶用訓王諄繾綣曰冒扆曰
補衮制禮樂斯為本知艱難慎旦晚稱守成王闕閒
明焦竑作養正圖解其聽朝四輔篇圖說云禮明堂
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
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
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
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正過

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弼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强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考十三經内禮記明堂位無此文因撿大戴禮保傅篇載明堂之位云云與圖說所引正合其言則全錄賈誼新書按戴德戴聖俱在賈誼後或者誼著書時明堂位别有全文故得備引之其後遂至散佚故德即錄

誼書聖則删而不取此大小戴記之所以异也竑因大戴禮有明堂之位語不問此文為經本有無輒標作禮明堂位且注云是禮記中篇名由於未加深考之誤茲詠成王事因并訂而識之

右周成王

史記成康世承平事异雲霓民望旱曰休曰息百姓安以張以皇四裔款朿郊保犛父邮命西方聽斷太保亶天威敬忌勵初服用致刑措囹圄罕

右周康王

始勤終怠戒垂編簡宣王於斯能無靣赧初政勵精有志撥亂叶北伐南征常武詩撰雲漢憂民肫如涕潸周道復興烜乎史版及其末年晏起既倦叶千畝不藉魯適廢升料民太原卒以拒諫叶杜伯非罪殺之弗懲而貪天禍幽厲平並叶殷鑒在茲慎哉擇揀

右周宣王

社雖仍樹栗虡乃移鐘銑東遷最失計蘇軾論誠善然

其時彿遷勢又何能免命秦為諸侯祠帝已僭竊叶終焉即代周履霜堅冰踐

右周平王

奮六代之餘業吞二周而王八表執棰拊以臨天下如雄風之振孤篠銷兵器徙豪傑燔詩書阬諸生恣意所為而無不了然其分郡縣去封建後世從之則安違之亦擾於是遊海上求神仙乎杳渺豈知一夫作難二世而亡為天下笑叶賈誼所謂仁義不施攻守勢异非惟

括嬴秦興亡之運即萬世治亂之機亦於是乎可曉

右秦始皇

大勇略小節大智祛小巧平生豁達度天運歸金卯揮洗揖酈生銷印無執拗蕭曹倚股肱信布資牙爪約法三章寛漢基四百肇民苦秦久矣久饑易為飽

右漢高帝

卓識愛吟杜牧詩不是安劉㸌四皓天與人歸適逢時庚庚大横符吉兆西鄉南鄉讓再三是謂有禮仁為寶

收孥相坐在首除詔定振窮及養老卑辭爰賜趙佗書亦得稱臣罷兵討止輦常受從（去聲）官言勸農蠲賦頗可考其間善政不勝書繼世之君誠最好史臣總論吾所疑輯覽已評弗重道

史稱漢文仁儉引露臺等事以實之余以為文帝善政當觀其大者遠者徒爾博採傅會轉恐失真無論持百金以營臺分十金以號中人之產為理所必無即愼夫人衣不曳地而鄧通則給銅山鑄錢寧有刺

謬若此者甚至以賜吳王几杖為止叛賜張武金為
止貪不幾執宋襄公徐偃王愚懦之見窺尋令辟哉
向因批通鑑輯覽評論及之

右漢文帝

周曰成康漢文景與民休息政去瑣勸農桑禁采珠玉惇
獨亦哀富亦智聽鼂錯議削七國反則誅之實未安既而又悔
識甚卑苟非亞夫廷臣禍田叔復善處骨肉帝何為者隨否可

右漢景帝

秦皇漢武恒並稱吾謂其言未當去聲也秦皇阬儒武重儒一端足以定高下求仙封禪勤土木黷武之類過弗寡然其大過在鉤弋理無因子殺其母叶禍防呂雉特忍殘技鼠忌器喻寧假表章六經黜百家則其得在興俊推瑕瑜不掩斯可耳漢史摘失其得捨入於蠶室懷恨深載筆紀事由司馬

右漢武帝

丙吉哀王孫獄中謹乳養少時遊閭里吏治得失講叶

石立仆柳起入繼愜衆仰為政誠勵精必罰更信賞吏稱去聲民安業綜核勤堪想宇内既稱治單于慕稽顙屢書鳳凰見或亦隣虚枉

右漢宣帝

有度祇如綴旒耽逸那思縭井流連内閫色荒侵尋外戚政秉班生徒歎讜言梅尉空云察景惜哉史丹伏蒲其所存者土梗

右漢成帝

白水神徵赤符天挺以武開基以文定鼎中興稱賢殷中宗並非退功臣保全心承史臣論光武謂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意若有不足者不知光武之退功臣正以善於保全勝于漢高也雖進文吏察政意整勅幾攬綱躬勞識迴神道設教讖緯是聽叶欲罷桓譚失之悻悻

右漢光武

舊學桓榮尚書受養老辟雍禮則有雖好褊察傷仁厚建武制度變更否自起撞郎實堪醜抑后妃家法足取

東平樂善相親友雲臺圖像表勲舊叶失一二得乃八九

責賢何必備滕口

右漢明帝

章較明為平處事亦詳審觀其戒俗吏安静無忘諗行

秋觀收穫貴脱粟瓢飲封外戚為孝小節傷之甚終於

竇梁横去聲頑政由椒寢履霜堅氷至義經訓宜凛

右漢章帝

南陽卧龍足興劉草廬三顧以誠感遂許驅馳據益州

稱王而已帝未敢曹丕簒漢乃正位斯有禮矣殊虎耽平生非無用智請復漢業心不可揜通鑑紀魏綱目漢斯義為正取輯覽（司馬光通鑑以魏紀年朱子綱目取春秋之義以昭烈承獻帝後紹漢遺統乃天下萬世公論故輯覽從綱目例）惜乎禪也弗克嗣二世而斬於昏闇至今每讀出師表猶覺丹誠白日撼

右漢昭烈

將為周文久蓄逆故惡荀彧殺崔琰（皆操事）逆子因以終其志矣劉於是遂滅餤薄待骨肉實少恩煮豆燃萁何

太險徐劉應阮陳王吳一時才儁相遊款叶輪轅飾矣徒虛車究其篡奪安能掩

右魏文帝

漢政不綱國既卒斬羣起鹿逐各逞虓闞據有江東豪傑收攬袁紹弟兄攜貳識暗叶劉表父子駑馬戀蹶祇有仲謀養子無忝計用周瑜三軍就范百萬曹兵江中列艦鏖之赤壁盡於一熛叶鼎足勢成邦基垂範勝驅除者閏位易犯

右吳大帝

魏晉篡奪好還伯仲既以平吳志滿欲中罷州郡兵盜賊興衆吳姬五千歌舞充貢駕羊身荒飛鴻目送后族專擅嫡子昏曹衛瓘撫床獨懷深慟禍亂頻興誰折其棟

右晉武帝

一馬化為龍竟中去聲童謠誦復讐徒虛言摽甲鮮實用升床寵王導太陽豈下共相與尚老莊清談恣豪縱雖曰成偏安而已失正統有塹恃江淮無徵同杞宋

右晉元帝

起兵討桓元壯氣如雄虹自幼有大志欲挽天河絳忠晉而不終原為已謀𣈆叶即真能節儉示後重耕稼傅亮王韶之助惡誠愚惷卓哉淵明翁隱去柴桑巷

右宋高祖

棨死褚淵生石頭城亦媿敬則譬汝陰取司馬如是叶天道真好還丹陽榷收實究不保善終道成罪奚避納諫與節儉御物斥精細欲文去聲篡逆過孰弗知其僞

右齊高祖

拓跋姓氏自古貽誚黄帝後真無謂魏太祖初即帝位用崔宏議自謂黄帝之後説本不經余向作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云衆共西夷各依其地譯衆淳維未為理據拓跋之遠溯軒轅與史記謂匈奴為夏禹苗裔何以異哉二十餘傳雄諸部據有鄴都國號魏按魏書拓拔氏之先世居北荒自可汗推寅始南遷二十餘傳至太祖據有鄴都國號曰魏又再傳而至太武考拓拔氏居於北漢當為蒙古部落其推寅之名與蒙古語托音相近至今蒙古謂貴種為僧者為托音即此可見拓拔蓋蒙古之一部且拓拔自係蒙古語之圖卜謂正及中也其姓氏取義本自正大乃作魏北史者譯云北俗謂土謂拓謂后謂跋故以為氏考蒙古語土曰拓素此循近之至后則曰哈也並無所謂跋者

顧牽引土德遁王之說强為傅會不亦失誣乎至於議定國號自宜創立嘉名以垂久遠當時羣臣以啓基雲代請以代為號乃因崔宏有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云云遂下詔號為魏不知崔宏本漢人其咸稱魏地沿曹操受封建國之號或有深義欲貶拓跋借不可知爾時並受其愚耳至魏之傳世雖歷一百七十餘年在南北朝最為長久然其初十六國各自竊據後則分裂東西較遼金之盡據北方與宋人劃疆分土者不及遠矣

太武道武所鍾愛果作室家善塗塈戎軒四出定中外南北劃疆儼朝制公卿子弟命入學疑獄決之以經義崇道教而汰沙門則鄰月落教星替崔浩既不好老莊書信譏之 [illegible]思也未

右魏太武帝

北魏稱賢君恭已勤臨御其初定武業帝以崇文著崇文固已佳衣冠改無據智者之所嗤迂者之所譽試看北魏祀四世遂斬遠祖宗其忍忘艱難可弗慮摛詞戒後人叮嚀聽斯語魏室創業經世咸尚威武至孝文帝始崇文教雖亦潤色太平之一端乃改易衣冠親服衮冕朝饗四傳而國社遂墟足爲忘祖背本之鑑而遼金及元之末季皆蹈其失凡改漢衣冠者不再世而輒亡益足深警矣昔我　太宗文皇帝因閱金世宗紀見其有禁約子孫無忘祖宗爲訓衣服語言悉遵舊制曾　命侍臣宣讀金史　諭誡大臣　聖慮至深且遠然彼時達海巴克什等即有

應效漢人服飾制度之請我　太宗斥而不從夫
遼海巴克什乃滿洲世僕且當　立國之初徒以畧
習漢字即懷見異而遷之意可見滿洲臣子專習文墨
無有不染漢人習氣者惟在上之人力挽其弊而無為
所惑余益用是深懼昔年恭讀　實錄因敬述
聖訓勒石垂示後嗣製皇朝禮器圖式序於勿改衣冠
一事諄切申警我世世子孫臣庶惟當敬守勿渝永延
億萬載丕丕基故不能已於丁寧告戒耳茲詠魏孝文
事因復
闡發之

右魏孝文帝

乘其危竊其祚蕭衍道成視劉裕宮城圍吳興拒叶徒
稱馬仙琕袁昂仍厚遇本失正末奚數叶定律興樂曾

何助特佞佛奉像塑捨身同泰功德慕初祖謁直指處漆桶弗契乃北去傳燈錄云初祖達摩自天竺國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元年也武帝詔至金陵問曰朕造寺寫經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小乘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不懌師知不契潛回江北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又禪宗以著相弗悟之人謂之黑漆桶云祀犧牲代麪素廟不血食語不懼餓臺城應始悟荷荷那得金仙護

右梁武帝

受禪弒逆如出一例嗟哉六朝誰階之厲霸先竊梁亦

因時勢律身以儉施政以惠獨甚可笑捨身佛寺其鑒不遠在梁武帝徒求福報那解罪戾未識楞嚴清明還霽

右陳高祖

高歡逐主魏分二其時勍敵宇文泰既而泰復效其為慕泰朝楚亂之最高洋不及父與兄犢車一乘公受代沈湎既久彌以狂荒淫殺戮恣為害武成溫國世濟昏婦髻童謠適逢會

右北齊興廢

文帝詘己任蘇綽尚賢有合大畜卦篡奪時非祇一人於黒獺也亦奚怪纔四五傳隋易祚不仁之澤那辭敗大誥特作正文風當正者多此其殺嗟哉彼時士大夫鮮弗腆顔持國賫

右北周興廢

外戚竊柄蠹食木内擭取易易不勞軍隊謀伐江南值陳昏憒遂成一統勝劉蕭輩勇懸廣險一立一廢獨孤

惧我悔亦何益叶二世而亡報施豈昧彦謙卓識人所

弗逮

右隋文帝

自漢失御六朝亡迅加之南北相排擯倒行逆施太原

兵進化家為國帝出震正統開基掃除餘閏李唐二百

餘年演叶嫡庶建立惜未明慎元武禍起家庭釁喋血

禁門同氣推刃高祖不明論允信司馬光云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

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

亂何自而生哉具論最為允當惜唐高祖當日見不及此徒拘立嫡以長之説遂使釁起家庭而致太宗之失德也

右唐高祖

助高祖開國運勇天授迅雷奮繼臨御多仁聞能納諫治匪柔更愛民恩無靳善政夥不勝据有慙德可弗問欲益懲好名近

唐太宗嘉言善政史不勝書洵三代以下令辟而其虛懷納諫改過不吝亦卓然可紀若剪鬚吞蝗諸事則不免近於好名身有慙德故欲博美譽為晩蓋所謂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耳

三代下垂芳訓

右唐太宗

起兵討韋氏識英而志健宋王能讓功過建成以萬内禪即帝位初政頗勤繼吾瘐天下肥名言可為勸既而臨蒞久太平符所願天寶易開元志滿心驕頓姚宋亦已沒李楊弄權淵荒淫無不為親邪正人遠一人前後異敬怠殊方寸侵尋致播遷自取夫誰怨

右唐元宗

乘危叛父范氏語定寀聽讒殺子宦妾恣為亂輔國脇

上皇君失乾斷張后效武韋夫為綱擴父子君臣夫婦胥無幹始終懦柔昏悖誠堪歎藉李郭克復非出其算若肅宗者言之污文翰

右唐肅宗

亡唐者二事方鎮及豎宦宦豎久已然方鎮代宗慣時雖有良將亂用安則慢弗能去奸相每致忠良間市馬悅回紇匹值四十縑佞佛章敬寺七廟致詆謾雖削元振爵因納柳伉諫即其誅朝恩亦以詭計辦得一而失

百那濟式微患

右唐代宗

踐阼初政頗可稱曾不數年早更變苛刻猜忌以為明恥見屈寧受欺面盧杞趙贊用甘雲蔽天蕭復之姜公輔棄若日臨霰播越失陸惜傍徨事平聽讒弗顧眷陸贄從幸山南道險澀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然贄數直諫忤上意又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貶杞杞心頗不悅後裴延齡言贄與李充等心懷怨望激怒諸軍上怒欲誅贄等會陽城論救乃貶贄為忠州別駕宮市白望恣強奪香山居易詩曾訕末年

姑息圖無事朝廷益弱方鎮煽唐家宗社末淪亡貞觀餘恵人猶戀

右唐德宗

志平不掉任賢自劭藩鎮悍慓無敢弗奉詔元濟猶梟嘯破蔡雪宵叶服丹多躁陷大禍堪弔

右唐憲宗

五代歷五十三年鄒魯閧趁兵戈鬧附具際者更十國時民那有生之樂臣篡君及子囚父三綱掃地尤而效不

永其祚固應然安論求忠必出孝唐明宗與周世宗尚屬留心民事較傭中佼佼鐵中錚錚去之遠矣於王道叶論世恒因鑒戒存黃帝舜禹萬世敎

右五代興廢

陳橋兵變膺籙建號雖非以暴而易暴乘危廢立五季轍蹈亦曰施逆其行倒四方僭竊次第除掃居然一統成丕冒自緣大度人歸天保叶宋家三百年基兆叶杯酒釋兵謂因權妙泠觀實不值一笑宋太祖以杯酒詭辭釋兵權罷藩鎮

世傳為美談然究涉於權術駕馭以當日時勢而論如石守信等宋祖曾與之比肩事主未免心存猜忌不得不思急解其兵權即漢高明祖草昧初開其功臣並同櫛風沐雨故韓彭葅醢馮傅誅夷亦皆因疑得禍則宋祖猶為此善於彼矣若我朝自 祖宗以來膺將相之任者非子弟即臣僕有事則統兵征勦功成則供職如常既無形跡微嫌又何有兵權之可解乎即如庚辰春兆惠等平定回部酬庸錫爵命為御前領侍衛大臣凱宴詩曾有籍我虎臣與宿衛笑他杯酒解兵權之句丙申春平定金川凱旋策勲懋賞阿桂豐昇額並以軍機大臣兼領侍衛大臣餘亦在御前乾清門者居多故凱宴詩亦有上將歸來是近臣及解兵笑彼一杯酒之句此實仰承 家法之善並非有所權術於其間豈宋祖以私智保全者所可同日語哉

傳弟誠誤

其言出趙叶南渡依然得顯報

右宋太祖

即位急改元已失厚道大德貽及庭美忌去不留簡懟德莫斯甚趙普時猶佐英斷承藝祖遂削平天下叶勤儉與納諫善政故可課集儒輯三書宋太宗身有慚德故即位後集天下文人輯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三書以疲羣力而弭衆議明成祖之修永樂大典亦倣其意方今海宇承平宜崇文治因下詔蒐訪遺籍命儒臣編輯四庫全書嘉惠後學所以公同好而非若彼之為私計權術也深意別有那永樂乃效之大典遍搜邏彼各有所圖難欺後人諳四海今無事史右而圖左因命校全書欲以

文風播原弗同彼二遊辭更誰作

右宋太宗

契丹大舉至澶州聽寇準言興師禡無何欽若中去聲讒言孤注危盟恥城下叶乃知初意原内怯不足有為功假借時平事定見天書樽酒封珠共為詐人可欺耳天可欺王旦正人責難謝

右宋真宗

宋仁宗似漢文帝守成之君賢最尚恭儉仁恕出天性

大辟上讞矜罪當不廣苑囿同罷臺玉清池館辟溶漾

夏人犯邊禦出境契丹渝盟增幣量視若優柔失國體

無撻伐能寧此讓 昨歲親襲平定兩金川戰圖詩序曾云予之子孫其尚以予之所為為戒更當以予之所為為勉如其不能則莫如息事寧人如漢文帝宋仁宗之自守可耳茲詠宋仁宗事因並識之

小人弗勝善類氣嬖倖不累治世様史官二語固紀實

安石之禍實因釀郭后批頰事可罷廢則宜也何疑訪

既而自悔要平聲册立帝心終是無定向一之為甚復疑

曹宮闈處置總無狀

右宋仁宗

入繼非嫡正驚不敢為踰月而疾病羣小恣奔競兩宮釁成賴大臣調停叶及其自聽政每問故事裁決多善令四知頗慎儆又四不能温公言果應濮禮議求勝遂出蔡襄究屬申私敬司馬韓歐諍豈不皆賢聚訟原難竟積善有餘慶斯事莫遭然總由天命

右宋英宗

熙寧即位頗勵精一用安石亂機定公亮進邪誠罪魁

吳奎識早惜弗聽青苗保甲及均輸言利弘羊猶未罄

拒諫黜正為弗恤終無覺悟墮昏懜求治太速尚覺言

直是不知為治徑

右宋神宗

宣仁臨朝持憲章罷新法守仁宗舊遵戒守臣勿犯邊

黎庶恬安宏在宥社飯之言屢丁寧何不官家躬訓授

勸諸賢退類私愛輯覽曾評義宜究綱目載宣仁太后因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泣下曰老身沒後必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云云向閱通鑑輯

覽曾肇云宣仁之賢宜屬大臣公忠體國以輔少主所慮哲宗他日讒棄老成更張新政當并召哲宗諭以防微杜漸保全令名乃對諸臣丁寧嗚咽勸以宜早引退是全為私絕不類其平日之所行矣然諸臣非不明大義者何忍洩之於人傳之於後此蓋出於史家附會之說未可信也今考宣仁此事正史所不載稗野傳聞之異多不足憑兹詠宋哲宗而及宣仁因復闡其義

及帝親政衆顧望首召劉瑗拒范奏小人乘之為報復紹聖改元計已售紹聖非聖紹王蔡羣奸則應帝誠陋馴致黨禍終北宋帝肇亂夫誰能救

右宋哲宗

多能無不精君道失之深親邪如弗勝去正曾莫諗叶黨禍過漢唐賢臣都在禁謂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等銳意文太平天神欺已甚艮嶽網花石紅薰依碧沁是皆足亂國那更開邊祲童貫明攻遼馬政暗通金叶既復背金盟南侵流血浸北宋匪亡欽致亡徽合任

右宋徽宗

忘不共戴天之讐安苟且一隅之暫有其志尚恐不能成忍於恥那復知有憾奸如秦檜旌一德之應求忠若

岳飛致三木之審勘如斯人也而得優游德壽以善終益幸叨天恩之濫

右宋高宗

初銳意恢復弗恃長江塹任張浚有意間去聲史浩無驗終於一莫成稱姪奉幣兼居憂未二年內禪遽攻厭君孝豈在茲史臣稱孝宗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又力行三年之喪謂其無媿廟號然高宗晏駕未及二年遂爾內禪惟以有病不得日至德壽宮為由云欲不退休不可逃雖襲夫孝名心實怠於政事益知恢復之難故為引避之計不顧祖宗之基業惟圖一己之便安豈足語於為君之大體乎在繼

祖宗念惜哉藝祖業開創何光豔

右宋孝宗

勤始怠終濫觴江泛鮮弗如斯可不大監穆陵中年嗜欲深陷閻馬丁當見乎謠讖叶貪地棄盟釁起輕僥徒因尊朱謚理有玷叶即以學論私多誠欠

右宋理宗

始唐咸通耶律顯族發祥潢河會同繼續既都上京遂變本服遼自太祖創興大業國勢盛强太宗繼緒滅梁立晉其規模益為恢廓然自會同改元以後公

御座官省倣中國既入大梁朝廷制度並用漢禮遂漸改其舊俗矣長驅入梁重貴袒肉徙之黃龍石田土屋延廣弗咎重威乃哭太宗引兵入大梁有司欲使晉主銜璧迎降太宗不許曰吾遣奇兵取之非受降也乃執晉主重貴以歸封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初晉為遼所立奉事惟謹及晉主敬瑭殂重貴嗣立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以為不可延廣固爭晉主卒從其議太宗得書大怒遣使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遂與兵寇晉及破城執延廣太宗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與證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是石晉之亡釁實由於延廣晉主不追咎延廣之失謀貽誤惟以杜重威負晉降遼引兵破國為恨見其營寨慟哭而去亦何華哉一統元殊分疆金匹叶規模遜焉遼與宋南北分疆較金之於宋

雖亦相仿然金兵直破汴京驅徽欽北去逼令高宗倉皇南渡一綫偏安及孝宗時猶具書稱姪不敢失事大之禮若遼則惟與宋聨和後乃幷弛邊備馴致淪亡其威武不及金朝遠甚止可與北魏並稱耳

北魏可目

右遼太宗

白山黑水本靈區勿吉七部原同俗

金之先出靺鞨部靺鞨本號勿吉勿吉古肅愼地也勿吉有七部曰舒穆爾曰伯蘇曰侯徹庫曰烏捏曰赫舒曰黑水曰白山黑水部附屬於契丹部分南北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曰生女直後改稱女眞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是也

東方雲氣生興人端重善射炳智燭以此諸部漸

歸附素衣朱襮從于沃金之始祖居完顏部八傳而至太祖當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如二千斛囷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已而太祖生如時衆止端重成童即善射及長算無遺策知人善任人樂為用

適值遼政漸不綱混同迎戰似神告女真滿萬不可敵至是其言驗如卜遼主淫酗怠於政事每歲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太祖乃建城堡修戎器以備且召所屬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因徵諸部兵得二千五百人以遼之罪中告天地傳挺而誓至遼界與遼兵戰大勝而還遼主遣都統蕭嗣先等往擊太祖率兵禦之會夜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人方燎凌道太祖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率衆繼進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

太祖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建國稱帝遂號金敗遼達嚕（達嚕即達嚕克急讀之則為達嚕）窮追遂（太祖既屢勝遼羣臣固請稱帝乃以乙未正月朔即皇帝位國號大金遼遣使議和不從太祖自將攻遼黃龍府遼遣騎卒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屯田為長久計太祖鬮之率衆趨達嚕克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穆哩庫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洛索尼楚赫衝遼中堅陷陣力戰尼瑪哈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人乘勝追擊會日暮圍其營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嚕岡遼步卒盡殪並獲其耕具數千）一百廿年帝業開天相抑亦由人易

右金太祖

天輔草創天會繼滅遼北朝歸掌握南征徽欽就拘縶高宗稱姪慙不覺其勢頗可成一統未來時實失商搉武功既昭修以文勸農議禮並制樂傳位熙宗繼太祖大公量更人難學

右金太宗

勸進協人心即符天命吉以久典外郡民艱故所悉分疆息兵戈休養籌勤恤戒奢崇以儉去文歸於質其最可稱者毋忘舊為棘叶詎止一代然萬世胥應述世宗之不

忘國俗實堪爲萬世法恭讀　實録載　太宗嘗命内弘文院大臣讀金世宗本紀　諭諸王貝勒大臣曰世宗乃聲名顯著之賢君當時後世咸稱爲小堯舜其在位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孫仍效漢俗預爲禁約屢以無忘祖宗爲訓衣服語言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因復　諄切戒諭曰朕此言實爲子孫萬世計惟恐後日子孫忘舊制廢騎射以效漢俗故常切此慮耳予欽奉此　訓命於箭亭勒卧碑以訓永世

右金世宗

乃祖嘉習國語金史稱章宗爲世宗嫡孫以封原王判大興府事入以國語謝世宗喜謂宰臣曰朕嘗命諸王習本朝語惟原王語甚習朕甚嘉之云云

爲孫宜守舊物服御漸染

華風疎忌那聞吁咈付託却喜柔弱馴致金源道詘惜哉大定規模直使章宗衰訖章宗即位以後未嘗不知治體然偏以典章文物為急而詰戎拜武之道棄之如遺遂盡變祖宗舊風國勢日就孱弱又因無子疎忌宗室以衛紹王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遂爾傳位不復為宗社計漸致淪胥金源之業蓋衰於章宗矣

右金章宗

蒙古始祖勃端察居敖拉野本窮髮元太祖本紀稱其十世祖勃端察爾至巴爾圖敖拉之地居焉勃端察爾舊作孛端叉兒巴爾圖敖拉舊作八里屯阿懶今俱改正蒙古語稱始祖為勃端察爾並非其名巴爾圖敖拉則有虎之山也十世太祖爰開朔滅國四十

武功勅又四傳乃至世祖定金平宋偃征伐一統建元立國號輿圖之廣千古罕取之以武修以文敬勤二字勉無忽其時良佐曰惟誰巴延之賢不可沒世祖定金平宋正位一統而度量洪廣知人善任信用儒術以成一代之制規模實爲宏遠其輔佐固多名臣當以巴延爲最巴延統兵南征陛辭時世祖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及下臨安巴延諭以大意宋主即奉表請降巴延受之禁軍士毋入城榜諭臨安中外軍民安堵如故民大悅視宋之曹彬有過之無不及亦由世祖善於擇將及臨軒宣命之仁言耳宋濂諸人修元史秦人肥瘠視如越世祖一帝十三卷既冗長去聲仍失隱汨歐陽逸

馬笑繁文千古史筆鮮精核宋稗云穆修張景嘗待旦東華門外適見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紀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黄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語皆拙澁當時已謂之工又幕府燕閒錄云歐陽文忠在翰林日嘗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犬於前文忠顧曰君試言其事同院曰有犬卧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文忠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曰内翰以為何如文忠曰逸馬殺犬於道此二事衆所傳説者宋濂工於古文寧不知簡要為貴何奉勅修元史冗漫若是耶昰昺失統不成國綱目徇私著歲月通鑑輯覽茲正之用訓守基凜天罰

宋之南渡已屬偏安然德祐以前尚有疆域可憑猶

得比之東晉至臨安既破帝㬎見俘宋祚遂絶正統即當歸之於元若昰昺二王流離海島不復成其為君正與明唐桂二王之竄跡閩滇者無異而續綱目於景炎祥興仍用大書紀年實非史筆之正前纂通鑑輯覽於丙子三月以後即大書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而以昰昺紀年附注其下又如元順帝北遷沙漠未嘗不子孫繼立然既委棄中原即不得復大書故號此乃大公至正之理夫廢興代嬗書法自有一定

不可稍存偏袒之私且史鑑所以貽法戒亦使為君者知統緒存亡當慎苞桑而凜馭朽庶克保承世業垂戒不可不公向於評鑑曾闡其大旨如此

右元世祖

入定國難俟武宗於義為順實明達及即帝位勤為治世祖成憲守弗遏不事遊畋戒征伐崇儉二篇之用曷廟號曰仁信無愧較之嘉祐規模潤

右元仁宗

為驅除難去聲必先小黠漢明若斯唐宋興訖叶漢明之興皆崛起草昧陳勝吳廣為沛公驅除張士誠陳友諒之於吳王亦然均可取喻於中原逐鹿若唐家太原興師宋室陳橋兵變與漢明情事不同而趙宋欺孤則更不及李唐之乘隋煬無道耳定亂之後漢簡明察一意復古封建滋弊叶封建不可行於後世昔人論之已詳明祖欲大封諸子以懲宋元孤立為名不思宋之亡由於積弱無能元之亡由於順帝失德強藩不靖已事可徵乃開國之初均泥古制不旋踵而燕兵南下骨肉相殘其後高煦宸濠逆謀相繼與漢之吳濞淮南無異及末李流寇橫行諸王束手就斃並無一人足資夾輔分封果何益哉猜忌功臣二帝轍合叶韓彭自取傅馮枉殺漢高明祖之猜忌功臣心跡相彷然韓信彭越皆有逆謀殖臨實由自取若傅

友德馮勝並以無罪而賜死則明祖之深險谿刻更甚於漢高矣

以此較之洪武險軋

一歲兩繫歷朝書法明太祖以至元二十八年春正月稱帝然是時大都尚未失守元之正統猶在至閏七月順帝出居北漢元祚始亡故通鑑輯覽於是年閏七月以前仍大書至元紀年而於明事則書明以別之八月以後始大書洪武元年於元事則書元以別之從歷朝嬗代一歲兩繫之例昭名分而定書法實合大公至正之道並見通鑑輯覽之評

輯覽遵之統正史札

右明太祖

秦謂唐太宗燕即明成祖王事無別泥於古致禍烈懿文太子既卒明祖欲立燕王且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即當內斷於心授燕王以儲位不但付託得人並可弭骨肉之釁乃信劉三吾

孫承嫡統之曲說遂立太孫致貽後日兵破金川門宮中自焚之慘且及忠烈諸臣瓜蔓株連誅夷殆盡永樂之倒行逆施其殘酷實乖人理乃竟得傳之十數世享國三百餘年天道報施殊不可曉然其始總由明祖泥古好名之一念誤之其事與唐高祖舍太宗而立建成相類而明室之貽禍尤烈也唐猶差明慘絶劉三吾倡言决方齊黃計實拙所可矜都盡節尤英卓景與鐵瓜蔓抄忍酷滅屈義士飛霜屑誅忠臣報豈茂稱成祖廟食血天網恢偶漏訣終難逃狐史設

右明成祖

三楊委政從忠革濟時稱小康閭閻利樂詰戎臨邊繼

緦赫濯王通戰敗乃聽和約因王陳啚實乖斟酌立内書房禍埋始作陳祚郭循具言石藥拒而辱之失德莫若凡十年間瑕瑜半各

右明宣宗

正統初即位王振任邪辟賴尚有三楊未得恣險螫誠孝常召責幾欲加刀陌帝乃為跪求自此稍斂迹后崩遂大縱難數其奸逆挾帝征額森幾於喪宗祏生還居南宫景帝頗失德奪門復親政家庭事殘阨仍欲祠王

振迷終不可格

右明英宗

興獻議禮恣憤激較宋濮王更凌轢毛澄汪俊以事去張璁桂蕚獲恩錫爲人後義總弗論親所生真出私溺末年修齋任僉邪海瑞忠言辨且析弗親朝臣政叢脞雖去權奸無救失叶明祚之衰肇於玆内亂由來與外敵

右明世宗

在位不為不久聽言愈切愈默初倚居正太毀末任向高惟飾諸臣逺莫覿面一子愛弗去側綱紀陵夷極矣是謂孤其天職

右明神宗

非乳臭而倚乳母溺近私而任近習禁左班之疏滕恣東厰之事緝已妃后且不能保國忠良徒然於邑雖二十四罪已昭彰而懵然不辨閹人煬竈其横愈急明政陵夷至是蓋不可救藥惟瞻烏於誰屋集

右明熹宗

大廈之傾一木支是惟貞幹君臣合首誅奸璫似有為終惑羣言任噂沓十七年易五十相中無定見致紛雜外臣難信信內臣固帝失衆應懟殺叶亡國之臣孰所用質之帝亦想難答

谷應泰紀事本末載流寇犯宣府京師戒嚴莊烈召對平臺諭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等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莊烈復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因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云云莊烈固憤極之言其實諸臣皆莊烈所用

也此語不當於理因並及之身殉社稷寔堪憐莊烈陵園風雨颯

右明莊烈帝

福王擬高宗南遷祚可接使其能振興江表或安帖諸事不如宋明亡速交䖍皇清一統成殷鑒告萬葉

明臣立福王於南京未嘗不可比宋高宗之南渡然史稱高宗恭儉仁厚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其初立尚可有為繼乃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致貽譏天下若福王則昏庸無識聲色是娛始終昧

於宴安酖毒之戒自詒伊戚兩君相較福王實不及
高宗遠甚至高宗初時信用汪伯彦黄潛善後則專
任秦檜皆贊和議以售其奸邪然彼時内有李綱趙鼎
諸人葢誠謀國外有岳飛張浚韓世忠諸將慷慨抒
忠雖黑白混淆忠良誅貶然始終不乏正人故尚可
支撑半壁而福王則倚任馬士英阮大鋮引進羣邪
擊排善類國事殆不堪問其可恃以圖存者文臣惟
史可法武將惟黄得功皆處非其地又從中掣其肘

遂成傾覆之難支故論二代之臣明末亦不及南宋

且金將宗弼統兵南下雖追高宗於海上然僅焚臨

安掠輜重而還迨宋稱姪議和兵戈漸息因得延國

祚一百五十餘年我朝則豫親王多鐸奉

詔南征王師所至迎降恐後因即平定江南福王就執

立甫一年而明亡此固

上天眷顧佑啓我國家億萬載丕丕基而明末君臣弗

克善保其緒自速危亡亦足垂鑒奕禩耳

右明福王

四千餘載自帝堯元載甲辰至今乾隆戊戌凡四千一百三十五年帝王洪業略舉梗概以全韻壓惡者吾戒善者吾法法匪虛言施政後甲戒豈徒云勅幾先怯敬天誠懋愛民惠洽莫忘祖宗開創桓撥叶爰告後人欽承毋之

右總結

詠謚法

桀紂匪惡名桓靈詎醜謚鄭樵論之詳吾亦避其議四君自惡君不因名謚被如唐德宋光明之肅顯輩豈弗耀佳稱寧無愧字義臣子議君父虧名亦非事此語既不刊吾謂謚可廢叶三代直道行斯民公論備惟視所行哉虛譽誠無濟

按鄭樵作通志其序謚畧云後世偽作周公謚法欲以生前之善惡為死後之勸懲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如是則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